



維時文化第六三已林鐘中勿依破加祇補

田原 靈巖寺

各行七步分于指天地作節子吼聲上下及四維天能尊我者民



周昭主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至二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
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爾
悲喜而作思惟此无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
曰淨居於窻繡中叉手白太子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
心生歡喜即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如於阿藍迦藍處三
年字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字非非想定
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才六年故經云无心
意與授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
見令至善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佛號天
人師時年三十矣即穆王三年癸未歲也既而於鹿野苑中為
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論道果說法徃世四十九年後若
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无相微妙正法

將付於汝。當護持。勿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折絕。而說得
言法本。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之何曾。法亦時。世尊說
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迦梨衣。傳付於汝。汝轉授補
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頂面礼足。曰善哉
善哉。我當依勅。恭頌佛教。今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眾。吾
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熙連河。側沙婆羅。及樹下。右脇累足。泊然
宴寂。復從棺起。為母說法。特示双足。化婆耆。并說天常偈。曰諸行
無常。是生滅法。生滅之已。寂滅為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燒荼毘
之。燼後。金棺如故。尔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戾。
何能致火。藝焚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尔時金棺。從空而落。
高七多羅樹。往及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二十七午
教至中夏。即後永平十年。戊辰歲也。漢

第一祖摩訶迦葉。摩竭陀國人也。姓波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為

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系伏。付法傳云。嘗於久遠劫中。毘婆尸

佛入涅槃後。四眾起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持金

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我二人為無姻夫妻。由是

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壽及盈生。中天摩竭陀國。海羅

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貌也。緣是志求

出家。異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加衣沙衣。著體常於

眾中。鉢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之可流布。無令

折絕。涅槃經云。今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本在眾會。

高僧傳正宗記。詳曰。昔涅槃會之初。如來

生諸比丘。曰世尊。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无上正法。悉已付屬摩訶迦葉。是迦葉者。古名為汝。昔作

大依止。然正宗者。聖人密相。律接不可。知其外。與時也。以經兩之。則法華先。而涅槃後也。方

說法華。迦葉。復為涅槃。而不在其會。謂付法之時。其在二經之間。耳。或謂。是山栴花。又付法

於多子塔前。然此非見所出。吾難。稱取亦不敢。果以。為善也。
佛告諸大弟子。迦葉未許。可令宣揚。正法眼。歲尔時。迦葉在耆闍
崛山。宿鉢羅窟。觀瞻光明。即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

河側入般涅槃乃告集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即至双樹間悲
戀號泣佛於金棺內現如是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毘以
全剛舍利非我等受我等宜當結集法眼无令斷絕乃說偈
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
悉集王舍城耆闍崛山夏鉢羅窟時阿難為漏未及盃不得入會
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眾言比丘難比丘多聞總持
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无有遺
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
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
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无月說是偈
已禮衆僧足升法生而說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
教乃至人天等作礼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
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令

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之本末法無法无非法

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難之山俟

慈氏下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五年當作四年自此至第十三祖迦葉

第二祖阿難王舍城人也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

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為之名多聞

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一尊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

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為侍者後阿闍世王自言信者

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仁者般涅槃

繫時願垂告別阿難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况復

衰夫豈堪長久又念阿闍世王与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

入涅槃未解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阿難曰俟王覺時當為

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

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寶蓋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

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語已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即至毘舍
離城見阿難在常河中流跌坐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言稽首三
尊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假涅槃時毘舍離王亦在河
側復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收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
於供養尔時阿難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
住勿為苦悲慈涅槃當我淨日本作靜此依室林律正宗記易此一字而無諸有故阿難復
念我若偏向國而般涅槃諸國爭競無有是處應以平等度
諸有情遂於常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
雪山中有五百仙人觀茲瑞應飛空而至禮阿難足胡跪白言
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阿難默然受請即變
疏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阿難復念先所度脫
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受
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阿難知是

法器乃告之曰首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

我今持滅用傳於汝之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

言无法各之須自悟悟了无之法阿難付法眼藏竟踊身虛

空作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初利天一分奉娑

竭羅電宮一分奉毘舍離王日本毘舍離王在律宗林律正宗記降電字一分奉阿闍世王

各造宝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季矣已哉也增補

第三袒高那和修者正定記云梵語高那此言自然服以生時身自有衣也洪覽記志云謂僧伽梨衣也雲若同也而律作曰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不詳

是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離多父林勝母憍奢邪在

胎六年而生梵云高誼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

羅漢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

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為優

留茶焉滅度後一百季有比丘高那和修於此地轉妙法輪後

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道有情衣止

此林降二火竟收類傳教竟因施其地以達梵宮尊者化緣既
久思付正法身於叱利國得優波迦多以爲給侍因問迦多
曰汝年幾邪答曰我年十七師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曰師
駁已白爲駁白邪心白邪師曰我但駁白非心白耳迦多曰我
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和偈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落駁受
具乃告曰昔如來以與上法眼藏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
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折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相
作非法亦非法今依律律傳
正宗記改作非法亦非心也 迦心亦無法說
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
即隱於剎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迦多有五百
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竟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
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
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作十八變火光
三昧用焚其身迦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持一幡迎

尊者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當作三
十二年

第四祖優波迦多者叱利國人也亦名優婆塞城多又名鄔波迦多
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
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恐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
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絡縻之于頸及尊
者出定及取人拘蛇三屍化爲華鬘更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
瓔絡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
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益已神力不能移
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王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
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
汝可敬心尊者即能除折乃爲說偈令其迴向曰若因地倒還因
地起離地求地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即下天宮礼尊者哀
露懺悔迦多告曰母百令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曉害否波

旬日我誓廻向佛道是斷不善趣多日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
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
而說偈曰誓首三昧等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廻向勿令有劣弱
尊者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等置於右室其室
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象未
禮尊者志未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否曰我未出
家非為身心尊者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否曰夫出家者無
我我故无我之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
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
僧紹隆聖種即為剃度受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全日
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
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非有法有法有本
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然後本坐跏趺

而逝多迦以室內等用焚其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

十二年庚子歲也

當作三
十九年

第五祖提多迦者摩陀國人也初生之時父夢全日自屋而出
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龜
多尊者為解之曰宝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元尽也日從屋出
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本名香
象師因易名焉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也多迦聞師說已歡
喜踊躍而唱偈言觀之七寶山帝出智慧泉廻為真法味能度
諸有緣龜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全日
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說禮奉持後至中印度
彼國有八十大僊跡處處為首聞尊者至率眾瞻禮謂尊者
者曰志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人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
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妙殊達已經六劫尊者曰支離累劫誠哉本

虛今可捨邪皈正以佛乘於遮迦曰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
却後六劫當遇同字獲無漏果今已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
悲令我解脫等者即度出度命聖授戒餘仙衆始生我慢等
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乃告於遮迦曰昔如來
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今付汝當護念
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非法悟了同未悟无心亦無法
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於遮迦與八
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當作
五年

第六袒旃遮迦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此天竺國見
雉塚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居士為吾法嗣乃
入城於闐闐間有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方何而來欲往何所師
曰從自心來欲往无處曰識我手中物否師曰此是觸器而真淨者曰

師還識我否師曰我即不識之即非我又謂曰汝誠自稱名氏吾
當後示本因彼人說偈而吞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
羅隋古名字婆須蜜師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首遊此印度語
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隨名婆須蜜
而於禪袒當獲第七世尊記汝之應出家彼乃置器礼師例之
而言曰我思往却嘗作旦那獻一如來室坐彼佛記我云汝於賢
却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虔脫師即与披剃復
園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元心无
可得說得不名法着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師說偈已入師子
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坐化火自焚婆
須密收灵骨貯七宝函建浮圖寫于上級即襄王十七季甲
申歲也

當作十
五年

第七袒婆須密者天竺國人也姓頗羅隨常服淨衣執酒器

游行里開或吟或誦人讚之狂及過於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慳
前緣投器出家授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坐前
忽有一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師曰仁者論即
不義之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
伏曰我願求道露甘露味尊者遂与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
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之當護持乃說偈言心同虛空界
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尊者即入慈心三
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生
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教
云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說此語已還入三昧
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坐起七宝塔以葬全身即定王十九
年辛未歲也當作十
七年

第八祖佛陀難提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頂有肉髻辨捷

無礙初遇婆須密尊者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
國城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當有聖人
口无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懼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礼問何
所須尊者曰我求侍者曰我有子名伏默蜜多年已五十口未
曾言是未嘗履尊者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尊者見之遽起
礼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為最
道者尊者以偈答曰汝言与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与道合諸佛
心即是外未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非離伏默亦
蜜多聞師妙偈使行七步師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
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時長者遂捨令出家尊者
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
說偈曰虛空無内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默
蜜多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為第八法化衆元

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世尊者佛陀難提即現神變却復本生
儼然寂滅衆興室塔葬其全身即景王卅二年丙寅歲也

音作
十年

第九袒伏默處多者提伽國人也姓毘舍羅既受佛陀難提付屬
後至中印度行化時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礼尊者曰此子
必胎六十歲號難生後膏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為法器今
遇尊者者可令出家尊者即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生
仍感舍利三十^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既而師告之曰如來大法
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真理本无名因名顯真理受
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尊者付法已即入滅益三昧而般涅
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真體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即
敬王三十五年甲寅歲也

音作
三十五年

第十袒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

象背有宝生坐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後

值伏默尊者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

焉初至華氏國憇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

人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者合掌前三尊者問

汝從何來夜奢者曰我心非往尊者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尊者曰

汝不之邪曰諸佛亦然尊者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尊者因說

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於聖至當生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者

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寔真義迴光而照我今三摩諦掌

者知其意即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

汝護念之乃說偈言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之法

無行亦無止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

以衣祴^得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即景王二十二年己亥

歲也

音作二
十七年

第十一祖富那夜奢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室身既得法於脇尊者身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以佛作禮因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師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字師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師曰彼是木義復問鋸義者何曰志師平出又問木義者何師曰汝被我解馬鳴語然惺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師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為毘舍離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慈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託之吾滅度後六百季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即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即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困寂衆興寶塔以闕全身即安王十四年戊戌歲也一當作十

第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元作諸

功德最為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坐前仆地師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其說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師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託令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暫然不見師曰持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師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龜奮發威神震動山岳師儼然於坐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螭蟻潛形生下師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遂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師告之曰汝但皈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師問曰汝若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羅有三百眷屬師曰汝及盡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師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師即為說性海云山河大地皆依建三昧六道四云六神通依正深記除神等由是發現迦毘摩羅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

未剃度師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之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令付悟了佛法非取亦非離付法已即入竟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眾以真體藏之竟龕即頭玉三十七年甲午歲也增作四
第十三祖迦毘尸羅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大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尊者曰如未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推勢之家大子曰今我國城之比有大山焉山中有石窟師可禪寂于此否尊者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不顧遂繞盤繞師身師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尊者將至石窟復有一夫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此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未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思終隨為蟒身但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未謝

徒
或
耳尊者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竟其樹王名竟樹帝為竟眾說法我為聽受耳尊者遂與眾詣彼竟樹出近尊者曰深山孤寂竟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師曰吾非至尊未訪賢者竟樹默然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師曰汝雖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意吾之不聖竟樹聞已悔謝尊者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受具戒復告竟樹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詳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有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為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竟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瘞之即赫王四十二年辰歲也第十四祖竟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竟勝始於毘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聞尊者為說妙法遂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解性誰能觀之尊者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尊者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

不死不生彼聞捏勝悉迥初心尊者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
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師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
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
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
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後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
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眾聞偈頓悟
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尊者即為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
有外道五千餘人作大幻術眾皆宗仰尊者悉為化之令皈三
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
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吾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
於法心不證無願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
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眾共建寶塔以奉焉馬即秦始皇二十五年
年己丑歲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一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

天竺三十五祖

內于三祖見前
二十二祖見其末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

第十六祖羅睺羅多

第十七祖僧伽羅提

第十八祖伽舍多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

第二十祖闍夜多

第二十一祖波婆修盤頭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

第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達磨達

師子尊者
者身出

因陀羅

達磨達
出二祖

瞿羅息利波女

達磨尸利帝

因陀羅
出四祖

那伽羅提

破樓求多羅

婆羅波提

波羅波提

僧伽羅叉

摩帝隸披羅

達磨尸利帝
出二祖

訶利跋茂

和修盤頭

破樓求多羅
出三祖

達摩訶帝

勒那多羅漢羅跋摩

婆羅婆多

毘接羅多摩

優波羅多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耨陀羅多

盤頭多羅

毘舍也多羅僧伽羅又

毘栗勿多羅

波難提多已上三祖

第二十六祖不如蜜多

第十五祖迦那提婆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竜樹大士將及門竜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蒲鉢水置於坐前尊者觀之即以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竜樹即為說法不起於坐見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尊者語衆曰今此瑞者仰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尊者既得法後至毘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大耳如茵味甚美唯

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益而復主自餘親屬皆不能見時尊者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

尊者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服未明以虛妄信施

故報為木菌唯汝與子正宗云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即不食矣

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尊者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覆

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加歎伏且曰弟子

衰老不能事解願捨次子隨師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託此于當

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執侍

至連邦我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尊者乃執長者情入彼

衆中彼問尊者曰汝何不前尊者曰汝何不後又曰汝似賤人

尊者曰汝似良人又曰汝解何法尊者曰汝百不能又曰我欲得

佛尊者曰我爾然得佛又曰汝不合得尊者曰无道我得汝實

不得又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尊者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

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師曰汝名何等尊者
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風聞師名乃悔過致謝時眾中猶
互興問難尊者折以無礙之辯由是皈伏乃告上足羅睺羅
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天證無終
亦無始尊者說偈已入奮迅之身放八光而皈寂滅字眾興讚
而供養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第十六祖羅睺羅尊者迦毘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
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尊者告眾曰此河
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
當紹至信語已領諸字眾汭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
入定尊者與眾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尊者問曰汝身之
邪心之邪曰身心俱定尊者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曰雖有出
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全體常寂尊者曰若金在井若金

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許金出入金
非動靜尊者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曰金
若出井在者非金若在井出者非物尊者曰此義不然曰彼理
非者尊者曰此義當慎曰彼義不成尊者曰彼義不成我義
成矣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尊者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曰我無我
故復成何義尊者曰我無我故故汝義曰仁者師於何聖得
是無我尊者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曰誓首提婆師而出
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尊者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
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尊者曰
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奉至梵宮取彼香
飯持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尊者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
即命僧伽難提分坐同食眾復訝之尊者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
當知與吾分坐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惡物降迹汝輩亦

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僧伽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東平正與有立陵江河滿泗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双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立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尊者命僧伽難提而付法服偈曰於法實無謬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地尊者付法已安坐寂寂四衆建塔此當南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第十七祖僧伽難提者室羅閱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護佛事七歲即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誓首大慈父和南肯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為之舒積十九載

嘗退倦尊者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為出家一夕天光下屬一諾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岩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即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尊者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恍適非常而不知其然尊者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峯原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三重子持圓鑑直造尊者前尊者問汝幾歲邪曰百歲尊者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尊者曰汝善機邪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師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子曰諸佛大圓鑑內外每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尊者攜至本處受具戒託名伽邪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銅鈴聲尊者問師曰鈴

鳴邪風鳴邪師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尊者曰心復誰子師曰俱寂靜故尊者曰善哉之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偈曰心地本无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兩尊者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曰尊者樹下故寂其垂蔭後裔子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即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第十八祖伽耶舍多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蓋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玉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尊者將入彼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踈然即時閉戶尊者良久自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尊者曰咎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闔延接尊者曰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

有入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受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之不生尊者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第十九祖鳩摩羅多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首為自在天人

欲得第

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切利天

欲得第

聞捨尸如說般

若波羅密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

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嘗發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如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尊者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天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

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闇夜多聞是語已傾釋所疑尊者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感生或因識意識依不覺不覺依心之本清淨無生滅无造作无報應亦勝有寂之然靈之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闇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尊者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无得何懷決不決師曰此是妙言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坐上以指介癸面如紅蓮開出光明照羅四衆而入寂滅闇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季壬午歲也

第二十祖闇夜多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為之首者名波婆修盤頭山云編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礼佛清淨無欲為衆所敬尊者擗

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尊者曰汝師与道遠矣設若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蕙何德行而譏我師尊者曰我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礼佛亦不輕慢我不長生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尊者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弦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遍對衆抑挫仁者得无惱於衷乎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舍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礼謁師叱我曰童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礼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况今獲飲無上有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

誨尊者曰汝久植衆德常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无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尊者付法已不起於生奄然歿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第二十一祖婆修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毘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并賢衆避席云迴禮法身大士光蓋因問其由

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避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其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灯慧

曰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

五百本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月累產二子尊者波世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之授飛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

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季有一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元

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者付法已滿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生跏趺而逝奈毘舍佉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丁巳歲也此云野尊者在此上二年耳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相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故依

第二十三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相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故依

第二十四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相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故依

第二十五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相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故依

第二十六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相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故依

第二十七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相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故依

第二十八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相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故依

佛來動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
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咒術等三衆欲門所疑時尊者亦赴此
會是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所因同有王造塔今
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
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
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常化令得度曰師應述十方動
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
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導鶴衆道果將證恒自知之時鶴勒那為
彼國王室印說修多羅偈忽觀異香成德王曰是何祥也曰此
是西印度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
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
勒那俱造作禮尊者知已即辨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
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經九白印度之有弟

童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子於第
五劫中生妙喜國波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提撞鐘
受報聰敏為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第
四劫中曾為比丘當赴會竟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吾
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
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
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衆
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尊者曰我有座上法
室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心實能幽隨
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尊者跏趺
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室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
也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

鶴勒那語師 言以尊者 出世帝感 羣鶴感 塔名

月氏國人也姓波安羅門父

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弥山頂一神童持金
環云我未也竟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祀
之曰汝毒與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
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
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
者為說正法以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
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為說法故來礼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
王曰日月國土想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尊各有百億
所迷虛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怵然時尊者演無上道
度有緣衆以上足童子早久有兄師子博通彊記事婆羅
門厥師說逝弟復云亡乃皈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
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
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

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已即入佛慧時尊者忽指東北問
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象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
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
十年北天竺國嘗有難起嬰女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
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之元可傳
得時不說知師子以立聞偈欣慨然未曉持羅何難尊者乃
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皈寂闇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
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法攝吾身非有无何分一
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
帝二十二年己丑歲也

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薩羅門得法遊方至
罽賓國有濠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謬
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

四眾被責憤悱而表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
云習定曰我雖未此心亦不乱定隨人習豈在處所尊者曰仁者
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
來此其定常習尊者曰人非習定之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
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元翳之若通達必當如此師曰定若通
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悲之我
心不乱指若此淨師曰其珠元內外仁者何能之概物非動搖
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尊者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眾
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
多當生便奉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
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閉手奉珠眾皆驚
異尊者曰吾前報為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荷受
觀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尊者即

與受具以前緣故為婆舍斯多尊者即認之曰吾師密有懸記
羅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聞未際偈曰
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之即于今尊者說偈已以
僧伽梨衣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
掌者以難不可苟免擱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
多二名鉢落遮字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
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故佛子汝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
怒曰吾素故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
除釋眾又自秉劍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
得蘊空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
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怪於頭王即揮刃斬尊者首涌白乳高
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
取其禍時有象白山仙人者深明因果師為光首廣宣宿因解

其疑網事具聖智集遂以師字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

王二十二年己卯歲也權作高貴神公六年蓋有王芳字十五年而廢矣正宗記云寶林傳誤作己卯當是符王芳丁卯歲也此則乃是八年也

師字尊者付婆舍斯多心法信衣為正嗣外傍出達摩達

四世二十二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娑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字尊者頭殺宿因密受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祀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為王礼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認祖曰我能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无心為義祖曰汝既无心安得義乎曰我說无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无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益何名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

名義亦非義辨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翻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然面叱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字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和柔而長嬰疾若祖乃為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遂受福遂投祖出家祖即與受具後六十載太子德勝即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太子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未受元邪法我所得者即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飲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字尊者我從彼得王曰子聞師字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即空囊中出衣示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

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及救太子遂求出家祖問
太子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
何事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曰當為佛事祖曰太子智
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
磨之際大地震動頻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
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生有聽吾偈曰聖人說覓當境
無是非我今悟真性无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
法衣亘可傳授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
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儀
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樹之當東晉
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德勝王之太子也既受度得法
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
與梵志同觀白象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尊者入境
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未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
如將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
水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雞耳直詣王所
王曰師未何為尊者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尊者曰各以其類
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
者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者之愍其愚惑
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為王演說法要俾趣真乘又謂王曰此國當
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
名氏或自言纓珞故人謂之纓珞童子遊行閭里而求度日
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何行急即答云汝何行悖或問何姓乃
云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志尊者同車而出見纓珞童子
皆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

舒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首因尊者
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
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季內却返此方遂以首因故名般若
多羅付法眼藏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无尾應緣而化物方
便呼為智尊者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故寂滅願王
於最上乘无忘外護即還本坐跏趺而逝化火自焚王收舍
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戊子歲也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
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來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
時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
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
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因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
子善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室中法寶為上此是

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
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
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實若明其實不自寶若辨其
珠不自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
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節有其道其實即現衆生有過
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
物中不起无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
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尊者知是法
爾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弟
三子善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
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
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國華
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坐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

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滿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
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
也正梁記云宋孝武之世也又注云以建元六年
七年等之當在宋孝武建元二年甲午也

景德傳灯录卷第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景德傳灯录卷第三

中華五祖并旁出等宿共二十五人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

道育禪師菩提達磨
寺出三人

尼拙持已上三人無機
緣語句不錄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

僧那禪師慧可大師旁出
七世共二十七人

相州慧滿禪師已上三
人見目錄

寶月禪師

大士化公

康居士

延陵慧簡慧簡出
二人

定林寺慧綱

道副禪師

向居士

峴山神定禪師

華開居士

和公

曇雲邃華開居
士出

彭城慧瓌

六合大覓慧綱
出

高郵曇影

大竟

泰山明練

曇影

揚州靜泰

明練出已上十人
元核錄說句不錄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

旁出七十六人
見第四卷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

旁出二百七人
見五卷

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
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
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
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為
提達磨師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
開示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
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表於日下師
又曰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

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

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為功業

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諾行跨水復逢

羊獨自博之暗度江日下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之復演

八偈皆預識佛教隆替事見寶林傳
及聖賢集師奉宣宗教義眼勤左在

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

名佛大先一名佛大勝多本與師同學佛陀改陀小乘禪觀佛

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師並化時號二甘露

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途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

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元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

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坤崑崙徒眾甚盛四大師喟然而歎曰彼

之一師已陷牛迹况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

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第一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

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
實相師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
諸相中實无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師曰諸相不定便名實
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
其義亦然師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
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師曰汝今
不變何名爲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
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師曰實相不變即非實相
於有無中何名爲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舉
手指虚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致當我此身得似否師
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
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
心意朗然欽禮信受師又瞽然匿跡至第二无相宗所問曰

汝言无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智者波羅提答曰我明无相心
不現故師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无相心不取捨當於明
時亦無當者師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无當者諸明无故彼
曰入佛三昧尚无所得何況无相而欲知之師曰相既不知誰云
有元尚无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无所得證非三昧故
說三昧師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彼羅
提聞師辨析即悟本心礼謝於師懺悔往謬師訖曰汝當得
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第三定慧
宗所問曰汝学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
此定慧非一非二師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
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師曰當一不二當一不二既非定慧約何
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師曰慧非
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水釋

至第四戒行處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為一處
二彼眾中有一賢者答曰二三皆彼前生依教无染比名戒行節
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深三俱破何言依教比二違者不及於行
內外非明何名為戒破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佛本已字作已依廣燈也別本
作元字係室林也共日本作已
字正宗說作
又字未詳孰是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皆俱是俱非言及清淨
即戒即行節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
聞之即自慙服至第五无得宗所問曰汝云无得之何得既无
所得亦无得之彼眾中有實靜者答曰我說无得非无得得
當說得之无得是得節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
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若為得之節曰
得既非得得之无得既无所得當何得之實靜聞之頓除疑
網至第六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
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無染名之為靜節曰

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未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
空故示彼空之故名寂靜節曰空之已空諸法亦爾寂靜元相
何靜何寂彼尊者聞節指詢豁然開悟既而六眾咸捨飯
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遠近學者靡然嚮風任六十餘載
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
陷于邪見壽本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
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在構其說至於國內耆旧為前王所奉者
悉從廢黜節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又念與相宗中二者領
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持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辨而
無宿因時六宗徒眾亦各念言佛法有難節何自安節遙知
眾意即彈指應之六眾聞之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
師須速行以副慈命言已至佛所札并問訊節曰今一葉翳虛
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節曰汝雖辭慧而

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作大佛事。名譽顯達。朕
奪尊威。縱彼福慧。為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
消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男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
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答其
道。王所有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
師不起于坐。懸知宗勝義。隨邊告波羅提。曰。宗勝不棄吾教。
提潛化於王。須臾。即屈汝。可速救波羅提。稟師言。云。願假神力。言
已。雲生足下。至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
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答曰。我非
邪。正而未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驕慢方熾。即
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
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答
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

我今不見。答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
用。元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
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
在胎為身。在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
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見。
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乃悔謝前非。咨詢法
要。朝名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
今有歲八十年。為非二十季。未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絕痼疾。不能
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即自投崖。俄有一神人。以手捧承。置于石
石之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為主不能抑絕。
王非是以指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
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造非造至。尊故熏修。
而入道。雖具少智慧。亦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恭敬。

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悟遂願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道不教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即於岩間宴坐時異見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辨當師何人答曰我行出家即安羅寺烏沙婆三歲為授業師其出世師者即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師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教近臣特加迎請師即隨使而至為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返謝于師又詔宗勝故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誦投崖今已亡矣王告師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師曰宗勝今在巖窟寧息但遣使召當即至矣王即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媿王意貪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電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師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

師曰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師語師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又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歷診治有知無瘳費戚近臣憶師前誌急發使告師曰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速來軫救師即至王所慰問其疾時宗勝再示王乃即別岩間波羅提久受王恩亦未問疾波羅提曰當何施為令王免若師即令太子為王有罪施恩崇奉僧寶復為主懺悔云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心念震且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然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迴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迴王即具大舟寶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塢師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寶梁普通八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覽奏遣使屬詔迎

意亦堅師好受之自爾然自是衆信加信向近九年已歿西返
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
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
尼摠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
得吾內道有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
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住而立師曰汝得吾
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首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
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汝以為
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師曰內傳法身以契
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流傳疑慮競生云吾西天
之人言汝北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
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
二百季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

多通理者少持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

念迴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未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

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師又曰吾有楞嚴經四卷亦用付汝此蓋

楞傳之說也按宣律師續高僧傳可大師傳云初達唐以楞嚴經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
依行自得度世若如傳所言則是二祖未得法時達戶授楞伽使觀之耳今傳乃於付法傳衣之後
言師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身則恐誤也兼言吾有則似中間未
有也此但可依馬祖所言云又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地則於理无害耳即是如來心地要

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常自出而試之

置石於衣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

遂喻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

已終別說云師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秘教曰外息諸緣內心无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補
者不可不成斯時師曰何以驗之云不斬髮可曰了我已息諸緣師曰莫不成斯時
師曰汝言不可及師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髓更勿輕言已乃與徒衆往嵩門千聖寺

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銜之早慕佛乘問師曰西天五印師承

為祖其道如何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

何師曰須明佛心知其古今來曾有元於法無取不賢不愚无迷

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 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
慧昏蒙尚迷真理聽師言固知做指願師慈悲開示宗旨
師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觀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指亦不
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
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袒街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
世間化導羣有師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羌多逢患
難街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師曰吾以傳佛秘密利
益迷途害彼自安必元此理街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
照之力師不獲已乃為識曰江槎方玉浪管炬開全鎖吾相
共行九十元彼我街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
師之所識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時魏氏奉釋禪傳如林
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觀師演道行相指
心妄與師論議是非鋒起師還振玄風若施法雨而偏局之量

自不堪任競赴害心教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

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歲十月

五日也係續法記則十月五日乃孝明帝永安元年即梁大通三年丙申歲其年即明帝武泰元年也二月明帝崩四月恭帝即位改元建義至九月又改永安也後云世謂是歲明帝崩也據傳列錄云丙辰歲即東魏文宣帝大統二年西魏靜帝大統三年即梁大同三年也

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少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

使西域迴遇師于葱嶺見手攜隻履翻獨逝雲問師何往師

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主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還既復會

師明帝已登遐矣而去在莊即任雲具奏其事帝令啓擴唯空

指一隻革履存焉若依法記則後三歲乃恭帝永安三年庚戌歲當梁武帝大通二年也其年十二月明帝崩恭帝即位時帝尚在耳若據傳列錄則後三歲乃已未即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季東魏靜帝與和元年當梁武大同五年也如此則豈復有孝莊帝耶又稱宋雲遇師於葱嶺九誤也宋雲使西域迴時已在魏明帝正光年中矣然則遇師於葱嶺者蓋是魏末別使往西域迴耳但當云後三歲魏使有自西域迴者遇師於葱嶺見手攜隻履復歸之說則師何往西天去又謂使曰汝主已厭世使聞之茫然別師東還既復會師明帝已登遐矣而去在莊即任雲具奏其事帝令啓擴唯空指一隻革履存焉

少林寺供養其後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為信道者竊在玉臺

寺

寺

寺

寺

寺

寺

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樂武遇師因緣未契及聞此行魏
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諡
國覺大師塔曰空觀師自魏丙辰歲告寂迄皇宋景德
元年甲辰得四百六十七年矣

代之左皆由資林傳諸說而
揚文云不復考元耳

書云自魏至唐子咸告寂迄皇宋景德
元年甲辰得四百七十五年

第二十九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
念言我家宗善豈無令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
而懷妊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
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
即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室靜神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
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
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
矣光知神助因改名神光溯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

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光遂以見神事白于師視其頂骨
即如五峰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
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光受教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跡
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訖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
北齊天平二年當作天保二年乃寺未成也
天平東魏年号三年乙卯也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
率來設禮而問師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師曰持罪
未與汝懺居士良久云覓罪不可得師曰我与汝懺罪竟直依
佛法僧住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
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室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
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大師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
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
愈執侍經二載大師告曰善提達磨日本云達
磨善提遠自竺乾以正法
眼藏密付親善善今汝并達磨信衣汝當守護與合

傳衣事跡

新絕聽吾得日本末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末無有種華
亦不曾生大師付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
化當有國難琛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師曰非吾知也斯乃
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
正在于汝當諦思前言勿懼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
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大師付囑已即於鄴都隨宜說法一
音演暢四眾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歸光混跡變易儀相
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厠役人問之曰師是
道人何故如是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莞城縣匡救寺
三門下談无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辨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
經注字徒聞師闡法稍引去辨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
翟仲侃仲侃惑其邪說加師以非法師怡然委煩識真者
謂之債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

月十六日也

時月供奉問長沙岸古德云了即業障本末未了應須償宿債六城師
子裏者二祖大師為付廣得債債去長沙云大德不識本末空彼云如何是本末

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自師之化至

皇宋昌德元年甲辰得四百一十三年

當作一十三年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儻通究墳典年二十一講礼易於東
海聽者如市暨南徂相部字眾隨至會二祖說法與同志十
人投祖出家自爾手不執筆永捐世典唯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
非代行既久侍於祖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中報事若行但助
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若行如握土成金若唯務
若行而不明本心為憎愛所縛則若行如黑月夜履于險道
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
之是元邪是有邪無不墮有无处所則心珠独朗常照世間
而无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故我初祖兼

付楞伽經四卷諸我師之得曰吾觀震且唯有此經可以印心
仁者依行自得度世之二祖凡說法竟乃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
名相深可悲哉我今付汝宜善護持非人慎勿傳之付囑已
師乃游方莫知其終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看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
通好曰影由起形起響逐聲未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
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而去形而覓影離衆生
而求佛果喻默聲而尋響故知迷悟一途思智非別无若作若
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
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前得失無所失
未及造詣所申此意伏望卷之三
弄影勞形尋響唯思當事筆說耳蓋第三十
卷鎮國大師對答自天子問心要云若求真去
妄而求影勞形若體妄而真似陰休
影此用若子之說勞形謂走而趨影也
二祖大師命筆廻示曰俗觀未三意
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凡碌豁然自覺是

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慈此二見之徒輩
申辭指筆作斯書觀身与佛不无別何須更覓彼无餘居
士捧披袒偈乃伸禮觀密承印記

相州隆化寺慧滿禪師榮陽人也姓張氏始於本寺遇僧那禪
師開示志存儉約唯畜二鉢冬則乞補夏則捨之有言一生
心無怯怖身無又甦睡而不夢常行乞食住無再宿所至伽藍
則破柴裂履真觀十六年於洛陽會善寺側宿古墓中遇大
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尋聞有括錄事諸僧逃隱
師持鉢周行聚落無所滯礙隨得隨散爾虛闕有請宿
者師曰天下无僧方受斯請也又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
是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遠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常
廣楞伽經四卷以為心要如說而行蓋遵歷世之遺付也後於

陶治中無疾生化壽七十許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
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師往耒湖縣
司空山居無常心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三年
壬子歲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來礼師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
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
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師屢試以玄微
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
下種華地益無生師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
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即適羅浮山優游二載
却徙舊地逾月士民奔趨太設檀供師為四衆廣宣心要訖
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即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
五日也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空

皇承景德元甲辰歲凡四百載矣初唐河南尹李常素仰祖
風深得玄旨天寶乙酉歲遇荷澤神會問曰三祖大師葬
在何處或聞入羅浮不廻或說終於山谷未知孰是會曰璨大
師自羅浮故山谷得月餘方示滅今舒州見有三祖墓常未
之信也會請為舒州別駕因詢問山谷寺衆僧曰聞寺後有
三祖墓是否時上坐慧觀對曰有三常欣然與察佐同往瞻礼
又啓墻取真儀閣維之得五色舍利三百粒以百粒出已俸建塔
焉百粒寄荷澤神會以徵前言百粒隨身後於洛中私第設
齋以慶之時有西域三歲獺那等在會中常問三歲天竺禪門
祖師多不獲那答曰自迦葉至般若多羅有三十七祖若叙師
子尊者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二人總有四十九祖若從七佛至此
璨大師不括橫枝凡三十七世常又問會中耆德曰嘗見祖圖或
引五十餘祖至於枝派芜殊宗族不定或但有空名者以何

為驗時有智本禪師者六祖門人也答曰斯乃後魏初佛法論
替有沙門曇曜於紛紜中以素絹單錄得諸祖名字或悉失
次第藏衣領中隱于岩穴經三十五載至文成帝即位法門中
興曇曜名行俱崇遂為僧統乃集諸沙門重議結集目為
付法藏傳其間小有差互即曇曜抄錄時怖懼所致又經一
十三季帝令國子博士黃元真與北天竺三藏佛陀扇多吉弗
煙等重究梵文甄別宗旨次叙師承得無訛謬也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之廣
濟縣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
称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年載領徒眾抵吉
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怖師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
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
矣稍之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

秀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師問曰子何

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師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性
邪答曰性空故師默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家於父母所乞
令出家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名曰弘忍果也

高僧于此處入者不言名以付法傳衣者是何人耶兼後有思曰三字亦有兩耳

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

華生之大緣與信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眾曰吾武

德中濟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

汝等會否眾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枚佛法否師曰

善後身觀矣卯歲太宗駕師道味欲騰風彩詔赴京師上表遜

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帝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即取首來使

至山詢曰師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迴以狀聞帝於

徽加歎慕就賜珍繒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

忽垂誠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

未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尔後門火不敢復閱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自圓寂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五十六載

當云三百五十四載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姓周氏生而岐嶷童游時逢一智者歎曰此子闕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師問曰汝自何來曰嶺南師曰欲須何支曰唯求作佛師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師知異人乃訶曰着槽廠去能礼足而退使人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師知付授時至遂告眾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真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坐神秀者學通內外眾所崇仰

咸共推稱云若非尊秀時敢當之神秀竊聆眾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处士盧珍繪楞伽变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誦念能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今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坐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持付傳衣也能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能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及教狂言能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能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能自秉燭令童子於秀偈之側寫一偈云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大師後見此偈云此是誰作亦未見性眾聞師語遂不之顧迨夜乃潛令人自碓坊召能行者入室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

事故隨機小大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
然以无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
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居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
于吾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折絕聽
吾偈曰有情未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性
能居士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授衣付何人師曰首達磨初至人
未知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
復轉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授衣之人命如懸絲也能曰
當隱何所師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能礼足已捧衣而出是夜
南邁大衆莫知忍大師自此不復上堂凡三日大衆疑怪致問
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師曰能者得於
是衆議虛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懸知彼得即共奔逐忍大
師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乙亥歲

乃唐高宗時也至唐高宗時後有
元季号其三年歲在庚午也

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八建
塔於黃梅之東山代宗皇帝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向大
師滅度至

皇宋景德元年甲辰凡三百三十五年

景德傳灯录卷第三

景德傳灯录卷第四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旁出法嗣九世共七十六人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

第二世智岩禪師

第三世慧心方禪師

第四世法持禪師

第五世智威禪師

第六世慧忠禪師

前六世祖宗法嗣共七十人

法融禪師下三世旁出二十二人

金陵鍾山曇瓘禪師

荊州大素禪師

幽棲月空禪師

白馬道演禪師

新安定菴禪師

彭城智瑛禪師

廣州道樹禪師

湖州智奘禪師

新州杜默禪師

上元智誠禪師

...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定真禪師智誠

如度禪師定真禪師出已上十人元拔漢語不系

智岩禪師下旁出八人

東都鏡潭禪師

襄州志長禪師

湖州義真禪師

益州端伏禪師

竟光龜仁禪師

襄陽辨才禪師

漢南法俊禪師

西川敏言禪師已上人元機家語不系

法持禪師下旁出二人

牛頭山玄素禪師

天柱弘仁禪師元元拔語不系

智威禪師下四世旁出一十二人

宣州安國寺玄挺大師智威禪師出三人

閩州鶴林玄素禪師智威禪師出三人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玄素禪師出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道欽禪師出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鳥窠旁出已上六人見系

靈岩寶觀禪師智威禪師出

金華山曇益禪師玄素禪師旁出二人

吳門圓鏡禪師

木渚山悟禪師徑山欽禪師分出三人

青陽廣敷禪師

杭州中孚山宗慧禪師已上人元機家語不系

已上日本世次不朋今各依本草漆注法嗣共成四世也

慧忠禪師下兩世旁出三十六人天台山雲居智及閩州棲霞源二人外餘皆忠禪師出

天台山佛窟山岩惟則禪師惟則禪師出天見系

牛頭山道性禪師

江寧智灯禪師

解縣懷信禪師

鶴林全禪師

北山懷古禪師

明州觀宗禪師

牛頭山大智禪師

白馬善道禪師

牛頭山智真禪師

牛頭山譚顯禪師

牛頭山雲翥禪師

牛頭山凝禪師

牛頭山法梁禪師	江寧行應禪師
牛頭山惠良禪師	興善道融禪師
蔣山照明禪師	牛頭山法燈禪師
牛頭山定空禪師	牛頭山慧洪禪師
幽棲道遇禪師	牛頭山凝空禪師
蔣山道初禪師	幽棲藏禪師
牛頭山靈暉禪師	幽棲道穎禪師
牛頭山巨英禪師	釋山法常禪師
竟門凝寂禪師	莊嚴遠禪師
襄州道堅禪師	尼明悟
居士敷淨已	
潤州棲霞寺清源禪師	<small>慧洪出已上三十八人 如我深語不承</small>

第三十二祖弘忍大師五世旁出一百七人

第一世二十三人

北宗神宗禪師	高嶽慧安國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	揚州奉法寺曇光禪師
隋州禪愷禪師	金州法持禪師
資州智伏禪師	舒州法照禪師
越州義方禪師	枝江道俊禪師
常州玄曠禪師	越州僧達禪師
白松山劉主簿	<small>千人無我錄 詩句不承</small>

北宗神秀禪師法嗣一千九人

第二世三十七人

五臺山巨方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	<small>見</small>

荊州薛朗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

大佛山香育禪師

西京義福禪師

忽雷澄禪師

東京日禪師

太原徧淨禪師

南嶽元觀禪師

汝南杜禪師

嵩山敬禪師

京兆小福禪師

晉州霍山觀禪師

潤州茅山崇珪禪師

安陸懷空禪師

前嵩嶽慧安國師等法嗣二十八人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嵩嶽元珪禪師

嵩嶽破竈菴和尚

鄴都圓寂禪師

常山坦然禪師

揚州大捨管李存送

西京道亮禪師

國子祭酒崔融

二部尚書張錫

秘書監負知章

睦州刺史康詵

正壽禪師

洪州崇寂禪師

江西瓌禪師

撫州神負禪師

資州心寂禪師

義興神斐禪師

湖州暢禪師

第三世四十九人

前荊州薛朗禪師法嗣三人

紫金山玄冥禪師

博房慎微禪師

前嵩山普寂禪師等法嗣四十六人

終南山惟政禪師

常越禪師

明瓊禪師

襄州夾石山思禪師

敬愛寺真禪師

兗州守賢禪師

南嶽澄心禪師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瓦棺寺瑯禪師

廣陵演禪師

洛京真亮禪師

亳州曇曇真禪師

京兆章敬寺澄禪師

京兆山北寺融禪師

大雄猛禪師

神斐禪師

西京大隱禪師

道播禪師

定州石藏禪師

南嶽日照禪師

蘇州真亮禪師

弋陽法融禪師

陝州慧空禪師

澤州巨月禪師

都梁山崇演禪師

嵩陽寺一行禪師

曹州定陶丁居七

西京大震動禪師

西京大悲光禪師

定境禪師

玄證禪師

西京寂滿禪師

降魔成禪師
出三十八

西京定莊禪師

南岳元觀
禪師出

南嶽慧隱禪師

少指禪師
出三十八

神照禪師

南岳元觀
禪師出

京兆藍田深寂禪師

出三十八

太白山日沒雲禪師

東白山法超禪師

嶺山觀
禪師出

峴山幽禪師

嶺山觀
禪師出

益州無相禪師

益州無相
禪師出

益州長松山馬禪師

超禪師

益州無相
禪師出

梓州曉了禪師

西京智游禪師

穢興雙禪
師出

東都智深禪師

穢興雙禪
師出

第四世七人

前興善惟政禪師法嗣五人

衡州定心禪師

敬愛寺志真禪師
已上元元枝
師不承

前益州無相禪師等法嗣五人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

無相禪師出云
人又見承

荊州明月山融禪師

漢州雲頂山王頭陀

益州淨衆寺神會禪師

武誠禪師

唐書懷德禪師世已上人
機緣語句不示

第五世人

前敬愛寺志真禪師法嗣人

嵩山照禪師

不我取

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下旁出法嗣

金陵牛頭山六世祖宗

第一世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字通經史
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傷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
正觀出世舟航遂隱于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
岩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
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
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云此去山
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祖遂入山

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
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師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負
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曰何以問他
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曰道信禪師負道是也師曰因何降
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云別有小庵
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拳兩手作怖勢師
曰猶有遮个在祖曰三週未見什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
石上書佛字師覩之悚然祖曰猶遮个在師未曉乃稽首請
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
來空寂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
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此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關少與
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

莫愁慮蕩之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逮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愛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

圭峰判為假絕無寄宗引破相教而中亦有僅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者什麼身段不來幸泉云直饒不來猶較主老師一線道同山云通身是也又尊宿答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自負見家僧問一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云如條貫業僅云見後如何云秋夜訪之又僧問美越永明禪師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潛云牛頭僧云見後如何潛云牛頭諸方奉四口甚多不可備錄

相付法訖遂返雙峰山終老師自尔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眾乞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為乞震

勤誦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答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尔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法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統不關也境從何起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遺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身去空中真問曰發無心所緣竟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中心還為竟所竟從之隨之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疑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介求月執玄影討迹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磨之六月水必之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

曰恰之用心時若為安穩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之無心用曲譚若
相勞直說無繫重無心恰之常用恰之無今說無心處不與
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与心相會當言与心落別合則萬
得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
化造無念為真常終當絕心落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
谷鄉言既有聲鏡像能迴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之
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之罷不應
思因覺知境之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邊問
曰住定俱不轉持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
墮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處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
虛妄心為正受縛謂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不了說無明細
細習因起待之為相生風未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
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

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
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之之本未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
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之之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
在心外問曰隨隨無簡擇明心不現前後慮心間昧在有用功行者
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簡即真擇得闍出明
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論智障難至佛方為病問曰折中消
息問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之
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
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偽知法本第八慈無為第九偏空陰弟
十雲雨被最及益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
不住空邊及益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持空有俱號之名
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
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後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

常用用心會真理後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辯與理合如
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
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
行空字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
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坐識抱相都不知
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為問曰前件者心者復有羅毅難師曰
者心有羅毅幻心何待者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又有大
基業心遊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實際自非善巧師與
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為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
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
忽逢混化士衣怨愆羣生訛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
徑徹毀譽心不驚野夫頭分答法相媿未儀蒙殺羣生藥還
如色性為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出山住建初師辭不獲

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嚴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
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逾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
之月忽自凋落明年丁巳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壽六十四臘
年三十七日定於雞籠山會送者萬餘人其牛頭山旧居全
源虎咆泉錫杖泉金龜寺池宴坐石室今悉存焉

第二世智嚴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
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挂一漚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
大將征討頻三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
寶月禪師為弟子後一日宣聖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奕技詞
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膏在谷中
入定山水瀑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
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
師曰即將狂邪何為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耽

聲貪榮冒電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身
觀十七年故達業入牛頭山謁融禪師發明大事禪師謂師
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云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
如夢幻丈一塵飛而翳天下芥隨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
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為第二世後以正
法付方禪師住白馬栖玄兩寺又遷住石頭城於儀鳳二年
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散遺
言水葬壽七十有八臘三十九

第三世慧方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濮氏投開善寺出家
及進具洞明經論後入牛頭山巖禪師證詢秘要巖觀謁
其根器堪任正法遂示以心印師豁然領悟於是不出林藪
僅踰十年四方學者雲集師一旦謂眾曰吾欲他行隨棧利
物汝宜自安也乃以正法付法持禪持遂啟茅山數載持啟

滅度見有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幡華云請法師
講又感山神現大蟒身至庭前如將泣別師謂侍者洪道曰吾去
矣汝為吾報諸門人及門人奔至師已入滅時唐天冊元年八
月一日山林變白谿澗絕流七日道俗悲慕聲動山谷壽六十有
七臘四十

第四世法持禪師者潤州江寧人也姓張氏幼歲出家年三十
後遊黃梅忍大師坐下聞法心開後遍方禪師為之印可乃繼迹
山門作牛頭宗祖及黃梅謝在謂弟子玄曠曰後傳吾法者可
有十人金陵法持是其一也後以正法眼付智威禪師於唐長安二
年九月五日終於金陵延祚寺元常院遺囑令露巖松下飼諸
鳥歡迎出日空中有神幡從西來而遶山數市所居故院竹林
變白七日而止壽六十有八臘四十一
第五世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住迎青山始壯歲

日家中失之莫知所往及父母尋訪乃知已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矣年二十受具後聞法持禪師出世乃往禮謁傳受正法焉自尔江左学徒皆奔走門下其中有慧忠者目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慧忠偈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无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皈空處生慧忠偈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泯般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山門遂隨緣化導於唐開元十七年二月十八日終於延祚寺持示滅謂弟子云將屍林中施諸鳥獸壽七十有七

第六世慧忠禪師者潤州上元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其後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才見曰山王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

遇夏毒悍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迴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屬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鋪嘗有供僧穀兩粟盜者窺伺虎為守之懸令張遜者至山廩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眾請入城居莊嚴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持代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墓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学徒雲集坐下矣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眾師嘗有安心偈示眾曰人法双淨善惡兩忘真心真實菩提道場唐大曆三年石室前挂錦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舍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且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

曼于岩壑五年春茶毘獲舍利不可勝計壽八十七
前法融禪師下三在旁出法嗣

金陵鍾山曇曜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顧氏初謁牛頭融大師大
師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為死生之鳩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
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
瓦缶以終老正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壽六十二
前智威禪師下三在旁出法嗣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膏肓有長年講華
嚴經僧來問五祖云真性緣起其義云何祖默然時師侍次乃
謂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又或問
南宗自何而立師曰心宗非南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馬氏唐如意年中受
業於江寧長壽寺晚參智威禪師遂悟真宗後居京口鶴

林寺膏肓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辨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訝之
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奢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
或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師又曰不
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又有僧扣門師問是什麼人曰是僧
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佛來為什麼不著師曰無汝止
泊必天寶十二年十月十日中夜无疾而滅壽八十五建塔於黃
鶴山勅謚大津禪師大和寶航之塔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
柱山創寺永泰元年勅賜號天柱寺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
簿山高難見曰玉鏡峰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未來時且置即今妄作之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
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良久又曰闍黎會麼自己分上作麼坐于他
達磨未與未來作麼他家未大似賣卜漢相似見汝不會為

汝雖破卦文才生吉凶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問如何是解上座
人師曰汝才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
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什處去也師曰濕嶽
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
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什麼曰為什麼佛法
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道
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問從上
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冥門中請師舉
唱師曰石牛長乳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
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中人師曰獨步
千峰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
蜂蝶銜花綠葉間師居演道凡三十二載大歷十四年七月二
十三日故寂起塔于寺北真身見在

前開州鶴林寺玄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
二十八玄素禪師遇之因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室也師感悟
因來為弟子素躬焉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
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
有僧問如何是道師云山上有鯉魚有蓬鹿馬祖令人送書到
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作一畫却封迴德因師問乃云欽師
指按馬師說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嘗師曰
待吾滅後即向汝說焉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士時中以何為境師
曰待汝迴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迴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谿
唐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
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
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忠欽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故亦

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覺禪師

前杭州徑山道欽禪師法嗣

杭州烏巢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白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焉九歲出家二十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挂起信論復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復禮云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唐代宗詔徑山國一禪師至闕師乃揚正之遂得正法及南返先是孤山永福寺有碑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烏巢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

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以和尚不慈誨垂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上身上拈起布毛吹之會通遂領悟元旨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郡因入山禮謁乃問師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大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住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怎麼解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半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辭去言訖坐云壽八十有四臘六十三

白言師各四條者恐是謄疏

前杭州烏巢道林禪師法嗣

杭州招賢寺會通禪師本郡人也姓吳氏本名元卿形相端嚴幼而聰敏唐德宗時為六宮使王族咸羨之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翫而又三候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

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師者念維齒崇善極生獸患帝百遊
宮問曰卿何不樂對曰臣幼不食葷羶志願從釋曰朕視卿若
昆仲但富貴欲出于人表者不違卿唯出家不可既渡旬帝觀
其容頽詔王度相之奏曰此人當紹隆三寶帝謂師曰如卿願
任選自遠近奏未師荷德致謝尋得鄉信言母患乞歸
寧者帝厚其所賜勅有司津遣師至家未幾會韜光法
師勉之謁鳥窠為檀越與結庵創寺寺成啓曰弟子七歲疏
食十二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為出家休官願和古授與僧相曰今
時為僧鮮有精苦者行多浮濫師曰本淨非琢磨元明不隨
照曰汝若了淨者妙圓體自空寂即真出家何假外相汝當
為在家菩薩戒施俱修如謝靈運之傳也師曰然理雖如
此於事何益儻坐攝受則誓遵師教如是三請皆不諾時
韜光堅百身窠曰宮使未嘗娶亦不畜侍女禪師若不挫

接誦其度之鳥窠即與披剃具戒師常卯腐晝夜精進誦

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尋因辭遊方鳥窠以布毛示之悟言時

謂布毛侍者鳥窠年暨鳥窠歸寂垂二十載武宗廢其寺師與

衆僧禮辭靈塔而邁莫知其終

前慧忠禪師兩世旁出法嗣

天台山佛窟岩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牛頭忠
禪師大悟玄旨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岩寺唐元和中法席漸
盛始自目其巖為佛窟焉一日示衆曰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
然未嘗無物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為生死哉至人以此
獨照能為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
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當自勉吾何言哉後二日
夜安坐示滅壽八十臘五十有八

前天台山佛窟岩惟則禪師法嗣成和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

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儻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之即性故云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无所見因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无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无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性解便隨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見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无處不徧豈且人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覓文具發此若阿曾得徧師曰此史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隨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

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无了了人凡之志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隨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控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无凡聖解又屬撥无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礼謝而退

第三十二祖忍大師第一世勇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

邪善三藏誌云則地生亦可通矣
媛亦尊共有三九族足下一毛分

開封尉氏人也姓李氏

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依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峰東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之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悟解無及汝者忍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

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曰
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
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
法自心本有持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宮寺滅
賜諡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龜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
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名為碑誄門人普救義福
等並為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大智三藏法苑珠林卷九十八人倫八七荆州枝江人也姓衛氏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云本無名遂遁于
山谷大葉中大象了之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
獲濟者甚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
內擾攘乃杖錫登衡嶽寺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善梅謁
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

師不奉詔徧歷名迹至嵩山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
有坦然懷讓元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
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
開合示之然言可知歸更不他適讓機緣不逗辭往曹燕武后
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神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
子對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之無起及焉用
記為況此心流注中間死間見滙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覺至
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暫賴信受尋以神
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
又賜磨衲一副辭飯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
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尔萬公迴來見師獨在握手言論傍
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
三年已酉時師著安國師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

斗粒內五粒色紅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

表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鄆陽人陳宣帝之玄尚孫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膏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元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意數十人溯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鉢輩未及盧行者見師奔至島擲衣鉢於盤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拳之如山不動踰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亦未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祖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眾實未者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我自如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則是吾與

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祖曰逢表可止遇家即居師禮謝遽迴至嶺下謂眾人曰向時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為然師既迴遂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表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遵師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及遠過嶺南參禮六祖

前北宗神秀禪師法嗣 且夫師弟二世法嗣

五臺山巨玄禪師安陸人也性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師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度幾無爽尋至上窟寒山嶺居焉數歲之間眾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涉二十餘載入滅年八十以唐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奉全身入塔河中府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為

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能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禪師疑心頓釋
思養聖胎乃每去居于蒲津安峰山不下十季木食澗飲
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緇素皈依憧
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濠池出照樹全無影
使君初不能詢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未往中條山
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為亳掾師七歲出家
時屬野多妖鬼惑於人師孤形削伏曾无少畏故得降魔
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出家服勤受法後遇北宗盛
化便擔擔衣秀師問曰汝名降魔此无山精木怪汝翻作魔
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秀師曰是佛
亦空何境秀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
泰山數結學耆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

而述壽九十一

師

壽州道樹禪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採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
諭遂捨出家禮本郡明月山慧文為師師恥于年長求法淹
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敏東洛遇禪師言下知微晚成法
器乃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朕色素朴言譚
詭異於言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
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觀之皆不能測如此法千年後寂滅形影
師告眾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
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无及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壽九十
二明正月建塔

淮南都梁山全植禪師光州人也姓芮氏初結庵居止大字衛
文卿命本州長壽寺開法聚徒文卿問曰將來佛法隆替若
何師曰真寶之物无古今亦無軌躅有為之法四相遷流法

當陞厄君侯可見師年九十三而終唐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

日入塔

前嵩高嶽慧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鄗時謂之騰之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无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二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資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称名氏言行巨則隱居嵩嶽山為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奈祠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曰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云出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徒何未惡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安國師與為竈墮須臾有人青衣我冠忽然設拜師前師曰是什麼人云我本

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礼而沒少選侍僧等問師云某等請人久在和尚左右未蒙苦口直為某等竈神得什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等之而無言師曰會麼主事云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何麼不會侍僧等乃礼拜師曰墮也之破也後有義豐禪師举白安國師國師嘆曰此子會尽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也空无不見者難違伊語脉豐禪師乃低頭叉手而問云未審什麼人講他語脉國師曰不知者又僧問物之无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礼即唯我非汝其德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未又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給槍帶甲云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僧云某甲汝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之不從善汝問我善之不

從惡良久又曰會麼僧云不會師曰惡人死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
道善惡如浮雲俱元起滅處其僧從言下大悟有僧從牛頭處
來師乃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遠師一巾而出師曰牛頭
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迴師上边叉手而立師曰果然云僧却問
云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僧云恁麼即須正歸
原去也師曰歸原何煩僧云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指是未
見四祖時道理也見後通將來僧却遠師一巾而出師曰須正
之道今言如然僧作礼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之只說如人本
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云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
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諾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
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礼拜又問如何是大精進人
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伴闕人也姓李代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

戒隸開居寺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師印以真宗頓悟玄旨遂
卜廬於嶽之鹿塢一日有異人者我冠袴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
舒徐稱謁大師師觀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
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吾觀佛與衆生等五目之豈分別邪
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我本不生汝
焉能死吾視身与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与汝等苟能壞
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
神誓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辨乎願授
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就戒也所以者何戒外无戒又
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聞弟子師即
為張坐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
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淫乎曰亦要也師曰非謂此也謂死
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之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

謂此也謂饗食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不殺乎曰實
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
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
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是為佛戒也又言
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
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及寂默而不
為本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
也雖醉非憒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淫福淫禍善不
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憒荒顛倒不為醉是
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元戒則元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
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
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煉然避席跪答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
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馘五嶽

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者
而不能即滅足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元緣佛
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益衆生男是為三不能也之業亦不宰久
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男本無增減更无又能主有法有法無主
是謂无法元法元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
以无心通達一切法尔神曰我識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
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
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
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入自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
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
師寧隨我佛那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嶽寺之障
移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皆曰本非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嶽乎
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心有喧動願師无駭即作禮辭去

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
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
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无怖无怖神与我契矣詰旦
和霽月則北巖松栝益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
後無令外知若為口實人將狀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陽門人言
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冥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春秋七
十三門人建塔焉

前嵩嶽普寂禪師法嗣

忍大師
尊三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
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既決了真詮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
室唐大和中文宗睿始蚘泐海宮吏先時流進人亦勞止一日御
饌中有學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俄變為菩薩形梵
相具足即野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

殊

礼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言太一山有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
彊識帝即令召至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慮應此乃陛下之信心耳
故契經云應以此身淨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
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觀此為常非常邪信非信邪帝曰希
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了時皇情悅豫得未
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因留師於內道場
累辭入山復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
人間其故師曰吾避仇矣後終於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
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忍大師
弟四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
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惰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
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

禮大歷元年九月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十月一日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頃聞師嘗駐錫於此而後何往邪曰無住性好踈野多泊山間自賀蘭五臺周游勝境聞先師居貴封大慈寺說最上乘遂遠來樞衣衲預函文復樓遲白崖已逾多載今幸相公見召敢不從命公曰弟子聞今和尚說无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惑乎曰從心者是也公曰有據否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么聞疑情盪焉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曰對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截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樹鴉鳴公問師聞否曰聞鴉去已又問師

聞否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眾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末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无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无去来么與僚屬大眾誓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者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之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此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真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着名字相着心緣相既着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越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

德者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
合心此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今又問云何不生生云何不滅如何
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
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
無念即無脫本要而言識心即離念是性即解脫離識心見
性外更有法門燈無上善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
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不識真心之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
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乱不取不捨不沉不浮無為無相活潑之
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
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後居保唐寺而終

景德傳燈錄卷第四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西印度崛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廬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瑫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已上十九人見錄

韶州祇陀禪師

嵩山尋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善快禪師

宗一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廣州吳頭陀

智本禪師

玄指禪師

韶州刺史孝據

撫州淨安禪師

羅浮山之真禪師

剡空山道進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岷山泰祥禪師

清涼山壽才禪師

道英禪師

廣州清苑法真禪師

曇曜禪師

義興孫菩薩已上三十八人無載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瑄武德中

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古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

長家尤貧寡母樵米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

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

師之邊告其母以為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為

交交尼但益歲者即志略之姑也常獲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為解

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師不識義師即請問尼曰字高

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若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

耆艾云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

寶林古寺旧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空坊師

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韶縣西山

石室間遇智遠禪師遂請益表曰觀字神姿爽拔殆非常人

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

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復傳

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
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
颺利幡聞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騰吞曾未契理師
曰可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之自心耳印宗竊聽此
語諫然異之朔日邀師入室徵風幡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覺
起立云行者之非常人師為是誰師更無所隱直敘得法因由於
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四眾曰印宗具言之凡夫今
遇肉身菩薩即指坐下盧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
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為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
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末那改陀三歲之所置
也三歲訖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
歲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諸眾曰却後一百二十季有大
樹開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眾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

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季二月八日忽謂眾曰吾不願此居要歸
旧隱時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於空林寺詔州刺史書據請於
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自為壇經盛行于
世然迄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中宗神龜元年降詔云朕
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完一乘師並推讓云南方
有能禪師悉委為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駉詔
迎請願師慈念遠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
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
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思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
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
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終豈况
坐邪簡曰弟子之廻主上必願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師曰道無明
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之無礙亦是有益簡曰明喻智慧暗况

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无始生死憑何出離
師曰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上乘小兒羊鹿等機上智大根
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无明其性無二無
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
惱而不乱居禪定而不寂不漸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
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之常住不遷若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
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
滅指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
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人清淨心體
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
師語有詔謝師并賜唐初袈裟綃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
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
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師新州日居為國恩寺一日師

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若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
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生
種之法生心滅種之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
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舍不念利益成壞
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
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若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
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
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衆吾
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季告諸徒衆曰吾
奉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
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夏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
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願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

可取捨各自努力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季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信工又有蜀僧名方禱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者方禱不頷曰乃塑師真可高七十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何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假新州泚遠理舟楫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迴師曰葉落似根榮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季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訖曰頭上養親口裏復養遇滿之難揚柳為官在又云吾去七十季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與花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託跡跌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季八月三日也時詔新

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首貫曹溪以十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時韶州刺史李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訖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頭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扁胸布地緝本經華賜磨衲寶鉢方禱塑真道具季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季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鞠問云姓張名淨滿泚州梁縣人於泚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千令取六袒大師首級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齋曰如何心折齋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况彼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亦後甚有名賢贊述及檀施殊異文繁不彙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

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講
衣鉢七日勅刺史楊城云朕夢成龍禪師請傳法袈裟却留曹
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
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
或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
靈照 皇宋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前鞠
為煨燼而真身為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 制興修功未
竟會

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
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
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為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
諸家傳記中畧錄十人謂之秀出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

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庵而坐三藏問曰汝孤生奚為
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
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邪曰
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
何益其僧却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
溪決其真妄其僧即捨庵往參六祖具陳前復六祖垂誨
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葉指前
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
吾若具說窮劫不及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之慧等持
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无生雙修是正法海信受以偈
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強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增云法海

者即禪
師是也

傳記

吉州志載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荆南當陽山玉泉寺奉
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德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
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
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處受
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復還爲吾
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
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妄祖曰汝師若爲
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生不卧祖曰住心觀靜
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
卧不生元是臭骨頭何爲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
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爲誰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
吾偈曰一切死心自性戒一切死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
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依禪乃呈一偈曰五蘊幻

性
身幻何究竟迴趣真如法還不淨祖然之尋迴玉泉

區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撰塔碑盛行
于世略曰師住區擔山法號曉了六祖嫡嗣也師得死心之心了
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言一響言莫可
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言之無不無於無
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
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
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區擔山毛垂茲色空谷
指留曉了名

河北智隆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肯咨決而循守漸行後住
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及遇六祖門人策禪師
遊歷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捨庵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
垂開杖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

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河
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
未禮祖師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
蓋習支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
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夏業都不知道聽吾偈
曰禮本折慢幢頭美不至地有我罪即生立功福無此祖又曰
汝若十度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
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達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
而後當謙恭一切唯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
以何爲宗師曰字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
汝誠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方便

品祖曰止此經元未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
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妄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解經意
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錯
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
只汝自息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
內擾甘受駢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
求忘佛元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之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
犖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
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
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雋家無念念即正有
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
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慮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念凡夫
但悟自心便名佛更知見自非上根未克疑謗又經說三車

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華宣說祖曰經
意分明汝自迷此有諸三惡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
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
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
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无三世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
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取實歸之後實亦無
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
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
夜血本念時也節既蒙若殺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
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推設初中後
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為念經僧
也從此領玄旨亦不較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

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
性也國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亿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
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
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
吾人為汝說諦信求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
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
三身別諱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後說偈曰
大因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
作智同因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
情繫興永處那伽定轉義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
觀淨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
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無我體四智本心明身
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安動守任匪負精妙言因師
晚終云汗流沾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使自南北分
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
第六祖而思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
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焉懷刃入祖室持欲
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
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
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
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
憶祖之言遠來禮觀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
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雁傳法度生子弟子嘗
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
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
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要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

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
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
尼無是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
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
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但有入發菩提心者故
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
皆有自性若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偏處故吾說常者正是
佛說真無常之義也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
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露
說真常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漸滅無常及確定死常
而錯解佛之因妙最後微言縱覽千編有何所益行昌忽如
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
執礫我今不飛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接與我亦元所得祖曰

汝今傲也宜名志徹師札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髻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往洪州達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我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這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與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捨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指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

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智見潛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若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德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之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之已寂滅為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是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皈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斬不滅若不聽更生

即永歸寂滅因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
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打坐邪見而
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能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
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吾生死耽着世樂汝
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
塵相好生惡死念之鬼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
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相剎
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
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體五
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
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
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為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之慮
假名何為真實義我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

以蘊中我外現象色象二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覩見
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
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
想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師聞獨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即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
大部唐咸亨元年幸抵京師勅居大敬愛寺因辭往蘄春謁思
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
以能為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着心要集
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
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
居論道師唯默然後闍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

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嘗作什麼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惡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指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依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况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即留鎮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折絕師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壽六祖將示滅有沙弥希遷即南岳石頭和尚也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嘗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歿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生問曰汝師已逝空生矣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思尔第一生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南岳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拜祖拿毫直詣靜居師問曰何方而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什麼未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

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南雖多一藤足矣遷又問和尚出嶺多尔時師曰我却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又問遷汝什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遮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鉢芥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几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求却沈淪不慕諸聖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几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舉前語了却云發時家和尚鉢芥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什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合地不得荷澤神會未幾師問

曰什麼處未會云曹懿師曰曹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
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去沙曰果然人否師曰設有忘汝
向什麼處者去沙曰果然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廬陵未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
三日升堂告衆跏趺而逝傳宗謚弘濟禪師歸真
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
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毘尼歲一日自歎曰夫出家
者為無為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謁富山安和
尚啓發之乃直詣曹懿參六祖之問什麼處來曰富山來
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
否曰修證即不無汚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
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是下

下出馬駒蹋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

右二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

一師曰任傳法院常曰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

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日師作什麼師

曰磨作鏡一日磨磚豈得成鏡邪師曰坐禪豈得作佛邪一日如

何即是師曰如人駕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無對師又

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之非坐卧若學坐佛佛非

之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

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師曰合無相三昧師

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津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天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

三昧亦復然矣一日有戎壞否師曰若以戎壞聚散而見道者

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慧超然待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
弟子摠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一語一人
得吾眉善威儀諦入得吾眼善顧盼一人得吾耳善聽
理辨入得吾鼻善知氣一人得吾舌善講說一人得吾
心善古今道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連心
地所作無闕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上成後
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為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
成虛像曰只如像成後為什麼不鑿然師曰雖然不鑿然阿那是
一黑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眾曰道一為眾說法否
眾曰已為眾說法師曰摠未見人持箇消息來眾無對因遣
一僧去去待伴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
去一如師言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
醬喫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日囚寂於衡岳勅謚大慧禪

師最勝輪之塔

温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廿歲出家遍採三藏精
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慈南禪師
激勵志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匝祖
曰丈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
曰生死多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
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
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
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
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
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廻溫江學士者輻湊
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圖旨自泯之深慶
州刺史魏清緝帝序之篇自為永嘉集並盛行于世莫

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
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惰奢者意第二初難立志修道善哉
軌儀若三業惰奢者妄心擾動何能得之故次第二明戒惰奢
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惰奢者略標綱要今予細檢責
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
第四已檢責身口令處廳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
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毘婆舍那頌
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
婆舍那頌也優畢又頌第六偏修於定之文則沈偏學於
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又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
定慧均等持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
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
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無不窮

窮理在事了竟即理故次第八明交理不二即妄而真用法倒
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
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
專心在一情措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復次觀心十
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
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
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
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感見紛馳
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挾塵之則以千差之不同法眼之若自
之一寂非異慧眼之流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着是以
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
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悟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
爾無乖心深廣難思而出要而非諾是以即心為道者用

謂尋流而得源 第二出其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
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識毀讚譽何憂
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為空相應則
施與却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
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柱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
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
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
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法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誠其疎怠者
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尚
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
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
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

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
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指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
即是如是只是是非之是未是非不非不是不不是
是非之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
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
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之觀乃會其宗
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旨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
成觀者夫再演言詞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
方移則言理無差之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
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鼠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
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
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
者可謂妙契衷中矣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十一月十五

日塔于西山之陽勅謚無想大師塔曰淨光 宋朝淳化中大德
皇帝詔本州重修金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
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二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
永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高慈悲略
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下咨決貧
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執貧道天使為求佛
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与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
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无心是道師曰道本无
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礼信受既迴闕進具
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勅住白
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

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
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答
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无因
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云云俱虛云
云摠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
道曰適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
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
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
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
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為
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
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
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云聞語失色逡巡避席

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來遇此逢直無彼此後穢兩處不生心
墮法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後云一
大如是三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
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死心亦應是道又云
身心本來是道聖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鬼
聞覺知之解与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未道之
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
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
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
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若為觀自在又有真
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与道是一是二師曰不
不異曰佛度衆生為有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不度何
得無二師曰若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

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
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之若有三者
何得言無師曰佛之与道因心而立推窮至心心亦是無心既是
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體立佛道二名此是二
乘人曉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虛空_三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竟浮漚但看
弄傀儡線斷一時休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俱是假
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
會註意道本無修大德體修道本無作大德體作道本無學
體生多妄道本無知於中體知如此見解与道相遠從前尊宿
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又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
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合道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
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之妄

三十二分教亦是攝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為真師曰為有妄
故持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智真妄揔
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
切是妄之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
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公慙伏不覺
心亦假若會道亦如此倒頭亦只寧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
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
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折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
二根皆因心有二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
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偈曰善既從心
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
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
指師又有偈曰推真之無相窮妄之無形返觀推窮心知

新心不空於指又

前谷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季之後復故何處師曰如
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
可言有難有之無未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
曰視生如在夢之裏實是閑忽覺萬象休還同睡時悟智者
會悟夢迷人信夢開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
亦無別路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故寂勅益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屆于河朔有智隍
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
真往問曰汝生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
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
定曰我正入定之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
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
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史妙湛圓寂

禪師集

卷

未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焉師曰莫來否曰只遮是師曰皆

後感南泉便休長慶後云大似多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南泉

休去為當狀面府谷到參統禪林三匝振錫而三師曰既

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遮野狐精出去

師再示眾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然

了義者牙不相許如獅子身盡走為人師者若涉名利別

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前負

非身能堪有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

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

性問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專曰清淨法身

作麼生得師曰不着佛求耳問阿那个是佛師曰即心是

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漸煩

惱者即名二來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者淨域後若為

師曰不垢不淨寧用些心而者淨相又問禪師見否方虛

空是法身否師曰以相心取之真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

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換無因果邪又曰我今吞汝窮

劫不益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于鳴說法無

所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漬行者問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

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

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

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无

分起滅便是出裁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於

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蒞何事業曰

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元對

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

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圖相

相中書曰字僧无對師問本陣禪師汝已後見尋特言語如
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多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
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之着懸挂者又問如何是
十身調御師乃起三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海瓶未又
曰如何是无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頭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
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
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曰見師曰他還眼目視陛
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未
摩頂曰惺之直然惺之歷之直然歷之已後莫受人護師与
紫璘供奉論義既升坐供奉曰請師三義某甲破師曰三義我
竟供奉曰是什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坐一日師問
紫璘供奉佛是什麼義曰是竟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會迷
師曰用竟作麼無對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持虛處來曰虛

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善菩薩自來人不會師曰大悲个手眼耽
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變作麼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
護身符子作麼師以化緣畢持涅槃時至乃拜代宗代宗曰
師滅後度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
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貪道去後有侍者應
真却知此多大歷十季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靈
子台建塔勅益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入內舉問前語
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
黃金亮一國無影樹下合同水琉璃殿上無知識應真後
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
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持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哉

說者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遮沙弥爭合取次語便
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
命自此給侍他日袒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无尾无名无字無背
无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原神會之佛性祖曰向
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喚作本原佛性師礼拜而退師尋往西京
受戒唐景龍中却取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領旨沈廢於
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西京南能頓
乃者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之師入堂白槌曰文
母懷喪請大眾念摩訶般若眾才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眾
七師於上元二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五十五二年建
塔於洛京龍門劫於塔所置寶應寺大歷五年賜號真宗般
若傳法之堂七年又賜般若大師之塔

起菩提曰日長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此行之
是如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
起菩提作麼長

此二偈諸方多有附於卷
末臥輪者非名師住也

景德傳灯录卷第五

景德傳灯录

子
...
...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至九人

江西道一禪師

一見承姓馬
時認馬祖

南岳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上人元棧錄
語句不系

第二世上三十六人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泐潭山法會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

撫州石顰慧藏禪師

唐剎紫玉山道通禪師

注西竺闍讓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袁州南源送明禪師

竹州郡村自滿禪師

朗剛中邑洪恩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

禪門規式附
已上其人見系

錫英禪師

崇泰禪師

王姚山條然禪師

華州伏樓寺策禪師

澧州松滋塔智聰禪師

唐州雲秀山神鑒禪師

揚州棲雲寺智通禪師

杭州智藏禪師

京兆懷韜禪師

虔州法藏禪師

河中府懷則禪師

常州明幹禪師

鄂州洪潭禪師

象原懷坦禪師

澆府青蓮元禮禪師

河中府保慶禪師

甘泉志賢禪師

大會山道昭禪師

澆府法柔禪師

京兆咸通寺莫平禪師

義興勝辯禪師

海陵慶雲禪師

洪州開元寺玄虛禪師

已上三人元樓
總論句不系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名克奇異牛行虎視引舌

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

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唯

師密受心印

讓之二指思之還也同源而異沙故佛法之盛始於二師劉軒云江西王天寂湖南
天對送要假姓孫時下行全難解銜一額未供養十方羅漢僧又云祖乘和尚謂讓曰向後佛
法從汝邊去馬駒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稱馬祖焉

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歷中隸名於開元

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

集坐下一日謂眾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

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

楞伽經文以印眾生心地恐汝顛倒不一其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

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別本云丈夫求法者應無所
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
悟達罪性空念之不可得無自性故之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
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
說即交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為
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
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
只寧事理俱閑當生即不生僧問和尚為什麼說即心即佛師
答為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
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將如
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
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
遮裏无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一日師上堂良久百鳥收却面

前席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得身處
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舉拂子師云只遮箇為當別有百
丈拖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諾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脚廻於
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三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
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峰辭師云什麼處去
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落滑對云草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
才到石頭即繞禪林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
隱峰無語却迴拳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
隱峰又去石頭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隱峰又无
語故承師云向汝道石頭落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
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
不得道長短答汝也何不問老僧有一鑿鑿來問云未審禪之傳

持何法師却問云坐生傳持何法彼云卷講河經論二十餘本
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虛之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
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
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代遂辭出門
師云云生主彼即迴看師云什麼亦元對師云遠此根阿師洪別
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
喫是中丞祿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為一方宗主轉化元龜
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
坦心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
四日果有微瘵沐浴訖跌入滅元和中追益大寂禪師塔曰
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云大覺禪師按權德輿作塔銘
言馬祖終於開元寺茶毘於石門而建塔也
至德昌沙法本中四年七月宣宗勅江西
觀察使裴休重建建昌寺賜額云華嚴

懷讓禪師第二世上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
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之問曰徒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
此擬須何處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麼
我遮裏一物也並求什麼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
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
自在何處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裁本心不由知覺踊躍札謝
師及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故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不
訥自揆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覺竊出江外呈
馬祖祖覽訖告眾云越州有大珠因明光透自在無遮障矣也
眾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戴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珠和
高者因馬祖
示出師謂曰禪客我不重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言自
歇去時字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元礙廣
卷時有法師教人素謁曰擬伸一問師對曰深潭月影

任意操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淨淨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
疑脚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負道未曾有一法度人
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
師曰講幾坐來曰二十餘坐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
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
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者
經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言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
從來未悟說什麼却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
坐却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
何得忘却曰是之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
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
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无對良久却問如何得

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
生死業捨捨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
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
是無等之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
即心即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者無對師云
達即徧境是不悟求平疎有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
師曰却是生主家多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
文字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上聲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生
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曰何却
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
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若言法
明作色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辯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曰
請禪師指出法明錢龜師曰莫不知悉達梵語邪律師雖省過

而心猶憤然見梵經薩婆論東他為梵中國翻云一切義成信問曰此經律論是佛語
讚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逐塊師子戲人徒律論
是自性用讚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弥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
阿弥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
尼集法明札謝讚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
有變易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
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毒為三聚淨戒
六藏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無明為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
藏真是自然外道也三藏曰若尔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
如有變易亦是外道也禪師通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
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見性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
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
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問有法

過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
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知無兩人又問
云何為邪云何為正師曰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有源律師未
問和高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未喫飯困
未即歇曰一切人物恁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何故不同師曰他喫
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律
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嘗死何用論生知生
即是無生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性
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即是性無性
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
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切
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後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象應物現形遂
喚青翠竹總是法身非般若黃華若般

若般若即同無情釋行若是法身法身即風草木如人契旨
應總契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選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
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卧無非是道悟法者縱
橫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
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
住寂冥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去
取證人若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称道否請禪
師二為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
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
高心者我執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
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為魔大德曰若如是應
畢竟無所
有師曰畢竟是太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
札謝而去

此下曰本有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傳
今移入在第九卷百丈山海和而下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頭近前來
師便近前祖打一掴云六月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謝
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特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
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
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
却問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云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契飯
次南泉牧牛飯云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指是未南泉行數步師
召云長老云南泉迴頭云恁麼師曰莫道是未一日普請擇蕨菜
南泉拈起一莖云遮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遮箇百味珍羞他
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須嘗他始得云竟云是相見語傳問
如何是本來身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

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相故方以令侍者持一坵茶與師
師不顧便自臥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
山兼右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山
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
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覓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
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
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之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
阿師莫害作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如何是
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
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顰慧藏禪師本以式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
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衛人曰獵

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
不能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
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射曰若
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遮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
藏當時毀桑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中作務吹祖
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
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手和師問西
堂汝還能捉得虚空麼西堂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
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
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大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
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
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
否僧云將得那箇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

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遮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

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岩師往謁之尋

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

曰天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与伏牛山

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山四面懸絕峯巖秀異因詢

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塔然紫雲歎曰此其

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躬弟構舍而居焉後學徒

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東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僅云如

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頓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

船方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頓若作漢問恁麼妄恁麼于公

失色師乃指云遮箇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又問如何是佛師嘆于

頓云應謔師云更別莫求

有德拳似羊山羊云縛殺遮覆也僧云和尚如何未山亦嘆云某甲信應謔羊山云是什麼元和

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觀師曰汝其未矣此山有主也於是

囑付金藏託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

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懷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象師兄畫淨先師真曾請

瞻禮師以兩手撥眉開示之亮便禮拜師云莫禮之亮云師兄

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禮先師真高云因什麼教某甲莫

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大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剛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

方去既言帝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

身等虛空帝在元心處有念歸无念有住歸无住來為衆生

未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帝住智者善思惟更勿

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双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

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成空誰言不生滅疑情措若斯

有者善分別師吞日佛體本元為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
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之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
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嘗生滅亦未嘗滅了見元心處自
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支何不出頭
來無支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
有廣長舌相即向汝道洞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
洞山便下去至明日却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
與其甲已相者處師云心之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山云幾放過
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益洞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
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
可道你是也

竹州鄱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尔如然更復何也雖
如此遮箇事大有人圍指在時有僧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
情知汝圍指僧欲進語師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即是
師云魚騰碧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老師云若是龍
形誰論高下其禪札拜師云若我屈我誰人似我師一日詔衆曰除
却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
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於禪牀上拍
手云和之仰山即東边立又西边立又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却退
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三昧仰云於曹然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
曹然用此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什麼處
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
譬如屋之有六窓內有一猕猴東边山山山應如是六窓俱喫
俱應仰山札謝起云所蒙和尚摩訶無不了知更有一隻只如內獼

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不繩林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馬
汝相見了譬如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
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

雲居場云中邑古當時若不得仰山遮一句語何處有中邑道宗壽
相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
佛性義在什麼處云竟云若不是仰山單言
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非歲離塵三學該練屬
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禪師同號入室時二大
士為角立焉一又二士隨侍馬祖既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
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祖曰經入歲禪歸海馬祖上堂大眾雲集
方升堂良久師乃卷却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曰詣馬祖法
堂祖於禪鉢角取拂子示之師云遮箇更別有祖乃放曰汝云你
已後將什麼為人師却取拂子示祖云只遮个更別有師以拂子挂
安舊處方侍立祖叱之自此雷音將震果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
住大雄山以居心岩巖峻極故號之曰大旣處之未其有月言參之

賓四方麈尾至即有瀉山黃蘗當其首一日師說衆曰佛法不是
小事老僧曾被馬大師一喝真得三日耳聾眼黑黃蘗聞拳不
覺吐舌曰某甲不識馬祖要且不見馬祖師云汝已後當嗣馬祖黃
蘗云某甲不嗣馬祖曰作麼生曰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
一百有餘笑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
來一時埋却師上堂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瀉山云某甲不
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詳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峰云和尚亦須
併却師云天人處所類聖汝雲岩云某甲有道必請和尚奉
師云併却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岩曰師令有也師曰喪
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峰云某甲
去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峰云待見西堂即道師云道什麼五
峰云却來說似和尚師與瀉山作勢次師問有人也無瀉山云有師
云在什麼處瀉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云如蟲蝕木問如

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不僧云分明箇
師乃舉匙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鐃地坎忽
有一僧聞飯鼓鳴舉匙鐃頭大笑便問師云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
門師曰院乃喚其僧問這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這來
只聞鼓聲動飯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誰誰
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用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
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
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遮箇老兒僧云請和尚道師云合
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人長不喫飯不道飢有人終日喫飯
不道飽衆皆雲岩問和尚每日區區為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岩云
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門
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
莫託憶莫緣念教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壽別心無

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嗔
愛取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竟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
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
切聲色無有滯礙若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為世間福
智拘繫即名為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想心不被繫
縛心心自在若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
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
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滿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
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
幻塵勞滯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
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檀若樂不稱意安心無退屈不念名聞
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于
懷應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如思如龍耳相似稍有親分於

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
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
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慮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
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漸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
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以之無縛慧解
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
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不求
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益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益處亦不
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始名為解脫無礙即身心及
一切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何沙无漏
戒定慧門都不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莫待耳龍耳眼暗頭
白面皺老若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憤惶未有去處到恁麼時整
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

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惡業恁現於前或忻或怖六
道五蓋現前益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輦光明顯赫為縱自心貪
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毫畜
良賤亦惣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垢
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
但礙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又不讀經者教語言皆須宛
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切有無
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金剛即有自由
獨三分若不能恁麼得衆合誦得十二羣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
誘佛不是修行讀經者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交若向明理人
邊教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之覺知解
語義句知解屬貪之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透過
一向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只恐不是

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
賤使貴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投土為金覆海
水為酥酪破須弥山為微塵於一義作无量義於无量義作一
義師有時說法竟大眾下堂乃召之大眾迴首師云是什麼山
目三為百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敕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奉勅益
大下書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唐若粉切春秋傳末諸庶疾而廢至注慶摩也

百丈神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
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介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
元異未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郡阿笈摩教為隨行邪舊梵語阿
笈摩即小或曰瑜伽論理玲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
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
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

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誥也既為化主即处于方
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
屬投宿代為尊也所哀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
次安排設長連牀旒旒架挂搭道具卧必斜枕牀背右脇吉祥
睡者以其坐禪既久曠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字
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
堂升坐主事徒眾鴈立側聆賓主問講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
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連也行並請
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警爰
令各司其局也生後者目為飯頭主菜或有假號竊稱混于清眾并別
致喧擾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挂搭擯令出院者貴
安清眾也或被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釘道器具造
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律制有四益一不汚清眾生

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任準律合用梵僧法 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應得

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且如來應世尚有六事

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審刑譏誚殊不加以輕眾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兼辨惡病
害者宜依百丈家并格或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其不為賢主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
惟百丈禪師謹法 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叙大要編示後代學者

今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大曆川方丈公月

者天文十心已 大輪密

總靜菴常士

110X
605
5
1